

铜草花又开

□沈成武



李海波 摄

秋渐渐地离去,芦花用最后一抹秋阳,把自己装扮得分外妖娆,像风姿绰约、柔美动人的女子,向着初冬款款而来。那齐刷刷的芦花,星星点点,洁白如雪,仿佛一夜之间染白了江岸,湖畔、湿地、沼泽、洲头、池塘……一蓬蓬,一簇簇,一丛丛。连成片,汇成海。映了天,染了地。仿佛天地间的景物都化成了她的颜色,随着画笔跳动的轨迹,绘制出一幅人见人爱的画卷。

“潇湘一片芦花秋,雪浪银涛无尽头。”举目远眺,芦花自由散落,倩影婆娑,近看像浪花泛起,此起彼伏,宏大壮阔。远看银光闪烁,像一条银河,让你一眼望不到头。那似花非花,似雾非雾,亦静亦动,如雪,像霜,似雾,仿佛是风中滚动无垠的棉花朵,又像是高天里的一片流动云彩。那朦朦胧胧、影影绰绰的意境,好像是什么人用了魔法,给这些芦花变幻出如此美妙的镜头,让人沉思,遐想,陶醉。

一望无际的芦花,在风的指挥下,随着大自然的优美韵律,飘飘洒洒,翩翩起舞,婀娜多姿。那一络络芦花,身姿轻柔,从容不迫,既像风韵犹存的小少妇,亦如白衣胜雪的翩翩青少年。虽一身素白,但清雅之姿,毫不逊色于千娇百媚的世间名花。每当人们走近她的身旁,都要与她合拍摄影,把自己定格在纯白无暇的芦花中。

“去迹来踪莫可寻,辱人头面与衣襟。”清风吹来,花絮漫天飞舞,纷纷扬扬,好似一个个小小的降落伞,升起又落,落了又升,飘飘荡荡地舞出它们自己的旋律。在蔚蓝的天空下,任意飘散,四处飞扬。像诗,像画,像梦,像歌。如冬日里的雪花,却比雪花更优美;如秋天里的落叶,却比落叶更浪漫;如春天里的柳絮,却比柳絮更高雅。悠悠地飘着,自由地飘着,飘过千山万水,飘过云霄之外。如一粒粒多情的种子,承载着生命的活力,承载着

绿皮火车

□胡美云

翻朋友圈时,看到远在江苏的小弟发了新动态,在电商平台下了8瓶国内某品牌饮料订单的截图,配的文字“还是以前的味道”。

开始一笔一划地给他打字留言:1996年暑假,大(爸)送我到常州时在火车上给我买的饮料就是这种饮料,那是我第一次喝。

输入完再回头看小弟的动态,文字后面是个龇牙而笑的表情,想到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八年,想到小弟一定会也会如我这般,静夜里一念间就会想起父亲,亲心的思念。便开始一字一字,慢慢地删了留言,只给他留了一个同样龇牙而笑的表情。

然后,开始想念父亲,想起已经很遥远的1996年,父亲带着刚成年的我,满怀歉疚,满怀不舍,送往远方陌生的城市。想起在拥挤嘈杂老旧的火车站,父亲用瘦弱的身体挤过人群,站在售票口,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钞票,粘着口水,仔细地数着,递给售票员,换来两张同样陌生的绿皮火车票。

想到坐在车座对面的父亲,从旧旧的口袋里,掏出一张久远年代的伍元钱,买来一瓶饮料,像孩子般小心翼翼地,带着讨好与安慰递过来,饮料罐下粗糙的双手。想起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饮料,我像新年时收到新衣服一样,送给他的笑脸——那时候的父亲像孩子,我像个一瞬长大的人。

绿皮火车粗重的身子,轰隆隆隆隆,沿途刻下许多陌生而新奇风景和定格成画的父亲。

在常州呆了两年后,1998年转往深圳。两年里来来往往许多趟的绿皮火车,于我,已经熟悉到亲

感情的寄托。去寻觅心灵的归宿,去求索幸福的家园。

芦花从《诗经》里款款走来,貌不惊人,色不夺目。来亦清静,去亦清静。不在乎有没有人喜爱,更不在乎有没有人欣赏,孤芳自赏,落得个安宁自得。那些看似瘦骨嶙峋的芦苇杆,虽无直刺青天的豪情,但它那不屈的活力,坚韧不拔,挺立在大地上,用它那纤细微小的力量,支撑着自己的身躯,耐着岁月的煎熬,精心地哺育着花骨朵。它们风雨同舟,相依为命。用生命筑起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,无私地奉献给大地人间。

徜徉在芦花丛中,我多想摘一束芦花带回家,插在花瓶里,放在书房里,让她与我相伴。我虽处在花丛中,随手可摘,但却不忍心伤害她。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洁白柔软的芦花,任由花絮在脸上轻拂,柔柔的,痒痒的,就像美少女那双温柔的小手,轻轻地在脸上抚摸。我舍不得离开,喜欢在这漫无边际的芦花里徜徉,喜欢芦花轻轻拂面的那种感觉,更喜欢那份自在和随意。我一边赏花,一边问自己,还有什么地方能如此惬意?还有什么烦恼和不快不能挥去呢?

在我的老家,每到这个季节,小溪旁边芦花都开了,它曾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快乐。儿时,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去河畔玩耍,随手折断几根芦花,先用嘴对着芦花朝天吹,吹得花絮满天飞扬。然后开始打仗,你对着我吹,我对着你吹,我把花絮吹到你身上,你把花絮吹到我身上,落在头上像白发,落在身上像雪花,落在颈窝里痒痒的,别有一番滋味。我们一边吹,一边追逐嬉戏,玩得不亦乐乎。

芦花从不惹人瞩目,静静地生长在郊外,孤傲地绽放秋冬,是那般的简单自若。在瑟瑟秋风中,显得宠辱不惊。在万物凋零的初冬,显得惊艳与别致,成为秋冬里一抹动人的乐曲。

切。到深圳时,出发买票,中转换乘,早已从容应对。二十来个小时的旅途,也可以不紧不慢地度过。

可是在我的成长里,父亲却越发地变成了一个孩子。每次我临出门的前几天,父亲便开始一遍一遍地询问又确认:这次你从哪里走啊?票能买到吗?去那边的零花钱要收好啊,车上有小偷的……

到了车站,站在站台外翘首相望的父亲,是那么的弱小。当我买好车票,回首想打个招呼时,父亲却早已隐在如潮的人群里,再也找不见了。

现在想来,在没有手机的年月里,在我悠然享受着咿咿呀呀缓慢前行的近2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时光里,在一阵阵拖着长调的“啤酒饮料矿泉水,花生瓜子八宝粥”的叫卖声里。火车站外相送女儿却被人群淹没的父亲,那时的心情,该是多么的牵挂、着急与担忧——直到许多年后,我已为人母,在送女儿踏往他乡求学时,想起那时的父亲,忽然明了。

后来,每次春节回乡前,我都会给父亲打电话。然后,会很自然地离家两个多小时车程的火车站口,最先望到父亲熟悉的身影。个子不高,身形削瘦的父亲,他是用了多少努力,多少心思,才能于20多年前的春运大潮里,让自己从远方回乡的女儿,于万千人群里,就一眼望到了他?

而今,回乡要2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里了,取而代之的是回乡只需要5个多小时的动车,干净,宽松,安静。动车的出口处,再无拥挤人潮,喧闹人声。可是,我却已是多年未回故乡了。

因为故乡的那头,动车站的出口,望眼欲穿,再也看不到父亲瘦削的身影,热切的眼神了。

深秋的天空是一面纯净的棱镜。阳光暖暖地透过,落在凌霄花上,一嘟噜一嘟噜的小喇叭红得辣眼睛;洒在柿子树上,星辰般的橙色灯笼压弯了枝头;照在银杏树上,金黄的火炬被一株株点燃;阳光擦拭下的冬青香樟,反倒越发碧绿。天空对青色特别吝啬,将她涂在胸前,彰显着苍穹的高远。

我却于这浓郁鲜活、张扬而绚烂的七彩之光中特别垂青那一抹紫色。一定是有了生物钟的暗示,每到这个时节,我迫不及待的心情总是催动跃跃欲试的脚步,登山眺望。一簇簇、一片片的紫色,如一枚枚紫色的勋章,佩在秋山的胸襟。这有着棕红色的茎,开着紫色花的植物,便是铜草花。

铜草花看起来像草,却不是寻常的花。状如牙刷,向阳而开;紫色的花朵,如梦如幻。良禽择木而栖,铜草花也是择地而生。铜草花的生长要求土壤含铜量特别高,只有蕴藏着铜矿的土地上才有这种精灵般身影。

铜草花的记忆,源自儿时。那时,放学后帮着家里做事,上山砍柴我最喜欢。家住在老铜矿,屋后就是



看球不能“想当然”

□霍孝喜

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,东道主以0-2不敌南美劲旅厄瓜多尔,创造一个耻辱纪录:终于有东道主在世界杯揭幕战中输球了!

其实在比赛之前,央视在世界杯专题节目中一个劲地强调卡塔尔实力如何之强(亚洲杯决赛大胜日本),又如何周密备战世界杯(踢了美洲杯、金杯赛和世预赛等多项赛事)。节目最后,主持人和嘉宾非常一致地预测,卡塔尔将在揭幕战中战胜厄瓜多尔。

赛前,笔者在彩票店也看到许多彩民和球迷也买卡塔尔获胜,彩票店的老板也时不时地吆喝:“东道主卡塔尔肯定赢,因为世界杯历史上,东道主在揭幕战中从来没有输过球。”

不过,自圆其说也很容易,诸如“足球比赛不可预测”“足球是圆的,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”“冷门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”……估计谁也不会检讨自己为什么会判断失误。在笔者看来,包括央视主持人和嘉宾在内的许多行家和球迷,在揭幕战预测方面,都犯了“想当然”的毛病。他们并没有看过厄瓜多尔的比赛,只是听卡塔

尔。山上光秃秃的不见一棵树,只有一些低矮的杂草。铜草花还没等到开花,就化作灶膛里的火苗。听说铜草花含铜,曾经抱来一捆铜草花,堆在空地上烧了,想在灰烬里寻出铜粒来。后来,曾经漫山遍野的铜草花似乎销声匿迹,难得一见。

再次看见铜草花,是偶然中的必然。1980年父亲去世,归葬故里。按照父亲的遗愿,我们从他工作过的矿山捧回一抔黄土,覆盖在父亲的坟茔上。第二年,坟茔上竟然长出几株铜草花来。看着秋阳下摇曳着的紫色的精灵,我怎么也无法和黝黑的父亲联系起来。父亲1950年从江北来到刚刚恢复建设的铜官山铜矿,他和工友们住草棚,喝山泉,人拉肩扛,“火海夺铜”义无反顾,“以血换铜也心甘”壮志凌云。献了青春献子孙,献了子孙献终生,父亲对矿山心心念念,至死不渝。《庄子》里有“苕弘死于蜀,藏其血,三年而化为碧。”的记载,血可化碧,这几株铜草花正是一名老矿工精诚所至的必然结晶!

参加工作,我进入有色矿山。铜草花只在我的梦中摇曳,只是偶尔听老辈人说“铜草花,开紫花,有铜的地方就有它”。这里是中国古铜都啊,商周时期燃起的采冶炉火一直延续了三千年,可指引着古人寻找铜矿的铜草花,只能在

史籍中、在博物馆精美的青铜器上,在“中国之最,世界奇观”——罗家村大炼渣的褶皱里,依稀见到一些影子。

惊喜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。20多年前,在笔架山南侧的半山腰,人们发现了铜草花的踪迹。这一片紫色的祥云,被人们称作我们的城市之花、希望之花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志竖起来了,保护、引种、培育、开发,成为城市的集体意志和行动。铜草花有个十分好听的学名,海州香薷。现在,城市的角角落落遍布铜草花之州:大铜官山公园里铜草花生机勃勃,铜精山上花香四溢,国家级培训机构铜草花基地吸引八方来客,凤凰山尾矿库花潮如海,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网红打卡地……

面对如火如荼的铜草花景观,我还是觉得有些缺憾。我们这座拥江而建的城市,古往今来,纷至沓来的文人韵士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。“千峰夹水向秋浦,五松名山当夏寒。铜井炎炉烧九天,赫如铸鼎荆山前。陶公炼锡何赤电,回禄睢盱扬紫烟……”我国古代第一首描写铜冶炼的诗篇出自这里;“碧矿不出土,青山凿不休。青山凿不休,坐令鬼神愁。”第一首描写铜矿开采的佳作同样出自这片沃土。在众多描写铜陵的诗文中,竟没有一首关于铜草花的篇什。这成了我心中一个小小的纠结。

当归:最温暖的本草

□董改正

一个朋友常夜梦,梦里常走失难归,问我原因。我蓦然想起了当归。一念此温暖的二字,即便是梦魂迷途,也当慨然思归了吧?

“十方九归”,当归是名药,名字的来历说法多种。《药学辞典》载:“因能调气养血,使气血各有所归,故名曰当归。”但李时珍有所同说法:“古人娶妻为嗣续也,当归调血,为女人要药,有思夫之意,故有‘当归’之名”。

当归的药效是令人惊异的。同一株当归,药效大不相同。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治上当用头,治中当用身,治下当用尾,通治则全用,乃一定之理也。”当归既可补血,又可活血,破、立兼具,是辩证法的体现,深为文人和市井所爱。

辛弃疾爱用典,《瑞鹧鸪》一词,兼用两个典故:“声名少日畏人知。老去行藏与愿违。山草旧曾呼远志,故人今又寄当归……”

“远志”和“当归”皆为药名,也皆有故事。《世说新语》载:谢安东山再起后,被桓温征为司马。有一天有人送给桓温药草,其中就有远志。桓温不知有意无意,质问谢安:“此药又名小草,为何一物而有两种名称?”谢安还没来得及答话,名士郝隆应声答曰:“这是很好理解的。隐居即为远志,出山就是小草。”结果是“谢甚有愧色。”辛弃疾用此典,是自嘲,是无奈,是壮志未酬的悲哀和“可怜白发生”的悲凉。而“故人当归”句,则用的是曹操赠当归之典。

《吴志·太史慈传》:“曹公闻其名,遗慈书,以策封之;发省,无所道,但贮当归。”曹操素闻太史慈之能,想将其揽入帐下。曹操居北,太史慈是北人客居江东,如能投奔,正是还归。一句“当归”,悍勇如太史慈,亦必心动吧。

寄辛弃疾当归者不知何人,其意当在劝稼轩归隐田园山林,做那安闲的“白发谁家翁媪”。但处于明清移鼎之交的顾炎武,却读出别样滋味:

辛幼安词“小草旧曾呼远志,故人今有寄当归”,此非用姜伯约事也……幼安久宦南朝,未得大用,晚年多有沦落之感,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。观其与陈同甫酒后之言,不可知其心事哉。

《蜀志·姜维传》载:初,姜维诣亮,与母相失,复得母书,令求当归。维曰:“良田百顷,不在一亩,但有远志,不在当归也。”“亩”谐音“母”,意即儿有远志,暂时不归,请母亲体谅。

根据稼轩词意境,估计没人会认为辛弃疾是用姜维典故。顾炎武这番解释,简直有“此地无银”之嫌。至于“廉颇思用赵人”,是指廉颇失意于赵后,先后投奔魏、楚,未

又是十月小阳春。徜徉在铜草花海里,我愉快地享受,从感官到精神都有一种极大的满足。天高云淡,放纵的目光可以看得很远很远——

那是一个燃烧的岁月: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,这片土地活力迸发;新中国第一座铜矿、第一座铜冶炼厂、第一座机械化露天铜矿在这里诞生,铜料粗铜产量双双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的辉煌在这里创造,百吨坑下大爆破在这里轰鸣……

那是一个创新有为的年代: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国内第一座新模式矿山、亚洲最深的千米坑采矿山、安徽省最大的中外合资铜冶炼项目、世界最大的单体铜冶炼厂纷纷建成投产,中国第一家铜业板块股票发行上市、世界五百强企业之林有我们的席次……

这是一个蹄声奋进的新时代:无废城市的成功转型,天蓝了,山青了,水绿了。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”的曾经,让铜草花退避三舍。而今,铜草花不仅盛开在金山银山之上,也怒放在中国青铜文化节的城市名片上,融入城市的骨髓血脉。这就是一首慷慨激越的铜草花之歌啊,一代代建设者用如椽巨笔和澎湃激情谱就,一直唱响在铜都的上空。

铜草花又开,一座城市也随之精彩绽放……

立寸功,又想返回赵国。战国人才流动频繁,廉颇思用于赵,并无叛逃的道德枷锁。而到宋时,家国观念已经十分深入人心。辛弃疾把栏杆拍遍的铿锵里,“大宋子民”的灵魂底色彰显无疑。三国颇似战国,太史慈可以“归”魏,但同为山东人,辛弃疾背宋去金,当不得一个“归”字。

至于他与陈同甫酒后所言,出自于宋人赵葵的《养病漫笔》,说的是辛弃疾统帅淮南军时,陈同甫来访。两人饮酒乐甚。辛弃疾纵论宋金形势,说杭州不适合做都城,一旦截断牛头山,则援兵难至;一旦决堤西湖,则满城俱为鱼鳖。酒醒后,陈亮越想越怕,辛弃疾如此深谋远虑,定是有不臣之心,醒来必然杀人灭口,于是就盗取辛弃疾的骏马逃走。一个月后,陈同甫来写信,借钱十万缗,辛弃疾如数给了他。笔记到此搁笔,言外之意是辛弃疾被拿住了把柄,付了封口费。这真是小说家言,既贬低了陈同甫,更中伤了辛弃疾。

顾炎武的解读里,有其深沉的家国之痛。抗清失败后,顾炎武游历山东、河北、山西诸省关塞,考察山川形势,撰写《肇域志》等著作,作为复国的准备。看到笔记,他一激动便写下了批注,他忘了,他的复明是“归”,而辛弃疾回山东则是背叛。

如果寄当归者是稼轩之母,那当可慰藉他半生的飘零孤苦。我体会过那种蔓延全身的温暖。记得有一年病中,母亲托人带来一篮子鸭蛋,里面卧着一根完完整整的当归。母亲识字不多,她不懂这些典故。很多年前的深秋,母亲常会进山采挖当归,我也经常跟随。当归春生苗,绿叶有三瓣,七八月开花,花形似苕蓎,浅紫色。秋后采挖时,挖出的当归根,大多黑黄色,以圆胖肉浓而不枯者为好。我还记得母亲弓身拾起时,轻轻地抖落着根须上的土,土沙沙地下着,浓浓的药香弥漫着,而时间一晃,四十年过去了。

“治一切风,一切血,补一切劳,破恶血,养新血,及症癖,肠胃冷”是为当归的药性总纲。“咳逆上气,煮汁饮之。”“止呕逆,虚劳寒热,下痢腹痛齿痛,女人沥血腰痛,崩中,补诸不足。”“治头风,心腹诸痛,润肠胃筋骨皮肤,治痢症,排脓止痛,和血补经。”当归用途极广,尤其利于女子,而我从未送过母亲一味当归,念此心头一酸。

人间有味

